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二十二回 西伯侯文王吐子

詩曰：忍恥歸來意可憐，只因食子淚難乾。非求度難傷天性，不為成忠賊愛緣。天數湊來誰個是，劫灰聚處若為愆。從來莫道人間事，自古分離總在天。

且說二將策馬當先，只見雷震子怎生模樣，有讚為證：

天降雷鳴現虎軀，燕山出世托遺孤。姬侯應產螟蛉子，仙宅當藏不世珠。授七年玄妙訣，長生兩翅有風雷。桃園傳得黃金棍，雞嶺先將聖主扶。目似金光飛閃電，面如藍靛髮如硃。肉身成聖仙家體，功業齊天帝子圖。慢道姬侯生百子，名稱雷震豈凡夫。

話說殷破敗、雷開，仗其膽氣，厲聲言曰：「汝是何人，敢攔住去路？」雷震子答曰：「吾乃西伯文王第百子，雷震子是也。吾父王乃仁人君子，賢德丈夫，事君盡忠，事親盡孝，交友以信，視臣以義，治民以禮，處天下以道，奉公守法，而盡臣節；無故而羈囚羑里，七載守命待時，全無嗔怒。今既放歸，為何又來追襲，反復無常，豈是天子之所為！因此奉吾師法旨，下山特來迎接我父王歸國，使我父子重逢。你二人好好回去，不必言勇。我師曾吩咐，不可傷人間眾生，故教汝速退便了。」殷破敗笑曰：「好醜匹夫！焉敢口出大言，煽惑三軍，欺吾不勇！」乃縱馬舞刀來取。雷震子將手中棍架住曰：「不要來，你想必要與我定個雌雄，這也可。只是奈我父王之言，師父之命，不敢有違。且試一試與你看。」雷震子將脅下翅一聲響飛起空中，有風雷之聲，腳登山，頭望下，看見西邊有一山嘴，往外撲看，雷震子說：「待我把這山嘴打一棍你看。」一聲響亮，山嘴滾下一半。雷震子轉身落下來，對二將言曰：「你的頭可有這山結實？」二將見此兇惡，魂不附體。二將言曰：「雷震子，聽你之言，我等暫回朝歌見駕，且讓你回去。」殷、雷二將軍見此光景，料不能勝他，只得回去。有詩為證：

一怒飛騰起在空，黃金棍擺氣如虹。霎時風響來天地，頃刻雷鳴遍宇中。猛烈恍如鵬翅鳥，猙獰渾似鬼山熊。從今喪卻殷雷膽，束手歸商勢已窮。」

話說殷、雷二將見雷震子這等驍勇，況且脅生雙翼，遍體風雷，情知料不能取勝，免得空喪性命無益，故此將機就計，轉回人馬。不表。

且說雷震子復上山來見文王。文王嚇得痴了。雷震子曰：「奉父王之命，去退追兵，趕父王二將殷破敗、雷開，他二人被孩兒以好言勸他回去了。如今孩兒要送父王出五關。」文王曰：「我隨身自有銅符、令箭，到關照驗，方可出關。」雷震子曰：「父王不必如此。若照銅符，有誤父王歸期。如今事已急迫，恐後面又有兵來，終是不了之局。待孩兒背父王，一時飛出五關，免得又有異端。」文王聽罷：「我兒話雖是好，此馬如何出得去？」雷震子曰：「且顧父王出關，馬匹之事甚小。」文王曰：「此馬隨我患難七年，今日一旦便棄他，我心何忍？」雷震子曰：「事已到此，豈是好為此不良之事，君子所以棄小而全大。」文王上前，以手拍馬，歎曰：「馬！非昌不仁，捨你出關，奈恐追兵復至，我命難逃，我今別你，任憑你去罷，另擇良主。」文王道罷，灑淚別馬。有詩曰：

奉敕朝歌來諫主，同吾羑里七年囚，臨潼一別歸西地，任你逍遙擇主投。

且說雷震子曰：「父王快些，不必久羈。」文王曰：「背著我。你仔細些。」文王伏在雷震子背上，把二目緊閉，耳聞風聲，不過一刻，已出了五關，來到金雞嶺，落將下來。雷震子曰：「父王，已出五關了。」文王睜開二目，已知是本土，大喜曰：「今日復見我故鄉之地，皆賴孩兒之力！」雷震子曰：「父王前途保重！孩兒就此告歸。」文王驚問曰：「我兒，你為何中途拋我，這是何說？」雷震子曰：「奉師父之命，止救父王出關，即歸山洞。今不敢有違，恐負師言，孩兒有罪。父王先歸家國。孩兒學全道術，不久下山，再拜尊顏。」雷震子叩頭，與文王灑淚而別。正是：世間萬般哀苦事，無過死別共生離。雷震子回終南山回覆師父之命。不題。

且說文王獨自一人，又無馬匹，步行一日。文王年紀高邁，跋涉艱難。抵暮，見一客舍。文王投店歇宿。次日起程，囊乏無資。店小兒曰：「歇房與酒飯錢，為何一文不與？」文王曰：「因空乏到此，權且暫記，俟到西岐，著人加利送來。」店小兒怒曰：「此處比別處不同。俺這西岐，撒不得野，騙不得人。西伯侯千歲以仁義而化萬民，行人讓路，道不拾遺，夜無犬吠，萬民安而受安康，湛湛青天，朗朗舜日。好好拿出銀子，算還明白，放你去；若是遲延，送你到西岐，見上大夫散宜生老爺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文王曰：「我決不失信。」只見店主人出來問道：「為何事吵鬧？」店小兒把文王欠缺飯錢說了一遍。店主人見文王年雖高邁，精神相貌不凡，問曰：「你往西岐來做甚麼事？因何盤費也無？我又不相識你，怎麼記飯錢？說得明白，方可記與你去。」文王曰：「店主人，我非別人，乃西伯侯是也。因囚羑里七年，蒙聖恩赦宥歸國；幸逢吾兒雷震子救我出五關，因此囊內空虛。權記你數日，俟吾到西岐，差官送來，決不相負。」那店家聽得西伯侯，慌忙倒身下拜，口稱：「大王千歲！子民肉眼，有失接駕之罪！復請大王入內，進獻壺漿，子民親送大王歸國。」文王問曰：「你姓甚名誰？」店主人曰：「子民姓申，名傑，五代世居於此。」文王大喜，問申傑曰：「你可有馬，借一匹與我騎著好行，俟歸國必當厚謝。」申傑曰：「子民皆小戶之家，那有馬匹。家下止有磨麵驢兒，收拾鞍轡，大王暫借此前行。小人親隨伏侍。」文王大悅，離了金雞嶺，過了首陽山，一路上曉行夜宿。時值深秋天氣，只見金風颯颯，梧葉飄飄，楓林翠色，景物雖是堪觀，怎奈寒鳥悲風，蛩聲慘切；況西伯又是久離故鄉，睹此一片景色，心中如何安泰，恨不得一時就到西岐，與母子夫妻相會，以慰愁懷。按下文王在路。不表。

且說文王母太姜在宮中思想西伯，忽然風過三陣，風中竟帶吼聲。太姜命侍兒焚香，取金錢演先天數，知西伯某日某時，已至西岐。太姜大喜，忙傳令百官、眾世子，往西岐接駕。眾文武與各位公子無不歡喜，人大悅。西岐萬民，牽羊擔酒，戶戶焚香，氤氳拂道。文武百官與眾位公子，各穿大紅吉服。此時骨肉完聚，龍虎重逢，倍增喜氣。有詩為證：

萬民歡欣出西岐，迎接龍車過九逵。羑里七年今已滿，金雞一戰斷窮追。從今聖化過堯舜，目下靈臺立帝基。自古賢良周易少，臣忠君正見雍熙。」

且說文王同申傑行西岐來，轉過迢遙徑路，依然又見故園，文王不覺心中悽慘，想：「昔日朝商之時，遭此大難，不意今日回歸，又是七載。青山依舊，人面已非。」正嗟歎間，只見兩杆紅旗招展，大砲一聲，簇擁出一隊人馬。文王心中正驚疑未定，只見左有大將軍南宮适，右有上大夫散宜生，引了四賢、八俊、三□六傑，辛甲、辛免、太顛、閔夭、祁恭、尹籍伏於道傍。次子姬發近前拜伏驢前曰：「父王羈縻異國，時月累更，為人子不能分憂代患，誠天地間之罪人，望父王寬恕。今日復睹慈顏，不勝欣慰！」文王見眾文武、世子多人，不覺淚下：「孤想今日不勝悽慘。孤已無家而有家，無國而有國，無臣而有臣，無子而有子，陷身七載，羈囚羑里，自甘老死，今幸得見天日，與爾等復能完聚，睹此反覺悽慘耳。」大夫散宜生啟曰：「昔成湯亦囚於夏臺，一旦還國，而有所於天下。今主公歸國，更修德政，育養生民，俟時而動，安知今日之羑里，非昔之夏臺乎？」文王曰：「大夫之言，豈是為孤之言，亦非臣下事上之理。昌有罪商都，蒙聖恩羈而不殺。雖七載之囚，正天子浩蕩洪恩；雖頂踵亦不能報。後又進爵文王，賜黃鉞、白旄，特專征伐，赦孤歸國。此何等殊恩！當盡臣節，捐軀報國，猶不能效涓涯之萬一耳。大夫何故出此言，使諸文武而動不肖之念也。」諸皆悅服。姬發近前：「請父王更衣乘輦。」文王依其言，換了王服，乘輦，命申傑隨進西岐。一路上歡聲擁道，樂奏笙簧，戶戶焚香，家家結彩。文王端坐鑾輿，兩邊的執事成行，旛幢蔽日。只見眾民大呼曰：「七年遠隔，未睹天顏，今大王歸國。萬民瞻仰，欲親觀天顏，愚民欣慰。」文王聽見眾臣如此，方騎逍遙馬。眾民歡聲大振曰：「今日西岐有主矣！」人人歡悅，各各傾心。文王出小龍山口，見兩邊文武、九□八子相隨，獨不見長子邑考，因想其醜屍之苦，羑里自啖子肉，

不覺心中大痛，淚如雨下。文王將衣掩面，作歌曰：

「盡臣節兮奉旨朝商，直諫君兮欲正綱常。讒臣陷兮囚於羑里；不敢怨兮天降其殃。邑考孝兮為父贖罪，鼓琴音兮屈害忠良。啖子肉兮痛傷骨髓，感聖恩兮位至文王，誇官逃難兮路逢雷震，命不絕兮幸濟吾疆。今歸西土兮團圓母子，獨不見邑考兮碎裂肝腸！」

文王作罷歌，大叫一聲：「痛殺我也！」跌下逍遙馬來，面如白紙。慌壞世子並文武諸人，急急扶起，擁在懷中，速取茶湯，連灌數口。只見文王漸漸重樓中一聲響，吐出一塊肉羹。那肉餅就地上一滾，生出四足，長上兩耳，望西跑去了。連吐三次，三個兔兒走了。眾臣扶起文王，乘鑾輿至西岐城，進端門，到大殿。公子姬發扶文王入後宮，調理湯藥。也非一日，文王其恙已愈。那日陞殿，文武百官上殿朝賀畢，文王宣上大夫散宜生，宜拜伏於地。文王曰：「孤朝天子，算有七年之厄，不料長子邑考為孤遭戮，此乃天數，荷蒙聖恩，特赦歸國，加位文王，又命誇官三日，深感鎮國武成王大德，送銅符五道，放孤出關。不期殷、雷二將奉旨追襲，使孤勢窮力盡，無計可施。束手待斃之時，多虧昔年孤因朝商途中，行至燕山收了一嬰兒。路逢終南山煉氣士雲中子帶去，起名雷震，不覺七年，誰想追兵緊急，得雷震子救我出了五關。」散宜生曰：「五關豈無將官把守，焉能出得關來？」文王曰：「若說起雷震子之形，險些兒嚇殺孤家。七年光景，生得面如藍靛，髮似硃砂，鬚生雙翼，飛騰半空，勢如風雷之狀；用一根金棍，勢似熊羆。他將金棍一下，把山尖打下一塊來，故此殷、雷二將不敢相爭，諾諾而退。雷震子回來，背著孤家，飛出五關，不須半個時辰，即是金雞嶺地面，他方告歸終南山去了。孤不忍捨他。他道：『師命不敢違，孩兒不久下山，再見父王。』故此他便回去。孤獨自行了一日，行至申傑店中，感申傑以驢兒送孤，一路扶持。命官重賞，使申傑回家。」宜生跪啟曰：「主公德貫天下，仁布四方，三分天下，二分歸周，萬民受其安康，百姓無不瞻仰。自古有云；『克念者，自生百福；作念者，自生百殃。』主公已歸西土，真如龍歸大海，虎復深山，自宜養時待動。況天下已反四百諸侯，而紂王肆行不道，殺妻誅子，製炮烙、薑盆、醢大臣，廢先王之典，造酒池肉林，殺宮嬪，聽妲己之所讒，播棄黎老，昵比罪人，拒諫誅忠，沉酗酒色；謂上天不足畏，謂善不足為，酒色荒淫，罔有俊改。臣料朝歌不久屬他人矣。……」言未畢，殿西來一人大呼曰：「今日大王已歸故土，當得為公子報醢屍之讎！況今西岐雄兵四萬，戰將六員，正宜殺進五關，圍住朝歌，斬費仲、妲己於市曹，廢棄昏君，另立明主，以泄天下之忿！」文王聽而不悅曰：「孤以二卿為忠義之士，西土賴之以安，今日出不忠之言，是先自處於不赦之地，而尚敢言報怨滅讎之語！天子乃萬國之元首，縱有過，臣且不敢言，尚敢正君之過。縱有失，子亦不敢語，況敢正父之失。所以『君叫臣死，不敢不死；父叫子亡，不敢不亡。』為人臣子，先以忠孝為首，而敢以直忤君父哉。昌因直諫於君，君故囚昌於羑里，雖有七載之困苦，是吾愆尤，怎敢怨君，歸善於己。古語有云；『君子見難而不避，惟天命是從。』今昌感皇上之恩，爵賜文王，榮歸西土，孤正當早晚祈祝當今，但願八方寧息兵燹，萬民安阜樂業，方是為人臣之道。從今二卿切不可逆理悖倫，遺譏萬世，豈仁人君子之所言也！」南宮适曰：「公子進貢，代父贖罪，非有逆謀，如何竟遭醢屍之慘，情法難容。故當勸無道以正天下，此亦萬民之心也。」文王曰：「卿只執一時之見，此是吾子自取其死。孤臨行曾對諸子、文武有言；孤演先天數，算有七年之災，切不可以一卒前來問安，候七年災滿，自然榮歸。邑考不遵父訓，自恃驕拗，執忠孝之大節，不知從權，又失打點，不知時務進退，自己德薄才庸，性情偏執，不順天時，致遭此醢身之禍。孤今奉公守法，不妄為，不悖德，兢兢以盡臣節。任天子肆行狂悖，天下諸侯自有公論，何必二卿首為亂階，自持強梁，先取滅亡哉。古云；『五倫之中，惟有君親恩最重；百行之本，當存忠孝義為先。』孤既歸國，當以化行俗美為先，民豐物阜為務，則百姓自受安康，孤與卿等共享太平。耳不聞兵戈之聲，眼不見征伐之事，身不受鞍馬之勞，心不懸勝敗之擾，但願三軍身無披甲冑之苦，民不受驚慌之災，即此是福，即此是樂，又何必勞民傷財，糜爛其民，然後以為功哉。」南宮适、散宜生聽文王之訓，頓首叩謝。文王曰：「孤思西岐正南欲造一臺，名曰『靈臺』。孤恐木土之工，非諸侯所作，勞傷百姓；然而造此靈臺，以應災祥之兆。」散宜生奏曰：「大王造此靈臺，既為應災祥而設，乃為西土之民，非為遊觀之樂，何為勞民哉。況主公仁愛，功及昆蟲草木，萬姓無不啣恩。若大王出示，萬民自是樂役。若大王不輕用民力，仍給工銀一錢，任民自便，隨其所欲，不去強他，這也無害於事。況又是為西土人民應災祥之故，民何不樂為。」文王大喜：「大夫此言方合孤意。」隨出示張掛各門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